城市部落 chengshibuluo

呼吸之间
刘亚伟专栏

依愿而行

这不是说自由就等于高贵,而是说,在一个人依愿而行的自由选择中,可以显示出他的高贵。

刘亚伟,笔名亚子,北师大研究生学历,原籍曲阜,下过乡,当过兵,资深报人,现为自由作家,出版长篇小说、科普读物等十余种。

这是早些年看到的一个故事:1966年9月3日,著名翻译家傅雷在连日遭受“造反派”的批斗之后,与妻子朱梅馥一起,在上海江苏路寓所的钢窗上自缢身亡,傅雷夫妇的遗体被送到了西宝兴路万国殡仪馆火化。在那个年月,这叫“自绝于人民”,是不能收存骨灰的。

眼看就要铸成傅雷一家巨大的遗憾,这时,一位戴着大口罩的姑娘来到万国殡仪馆,声称自己是傅雷的“干女儿”,领取了傅雷夫妇的骨灰,以傅怒安(傅雷的原名)的名字,送到永安公墓存放。之后,她还做了一件更危险的事情——匿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反映傅雷夫妇如何含冤离世,反映她的身边还发生了许多类似的悲剧。

当“造反派”终于找到她的时候,不相信这个病弱的小女子有胆量做出这等事来,就追问她:“是谁派你干的?你后面还有谁?”姑娘回答:“我怎样想,就怎样做,没人指使,没有后台。对傅雷的崇敬、对傅聪的爱慕、对他们一家的同情,我完全承认,这是我的全部认识和彻底交代。”

故事中的这位姑娘,名叫江小燕,与傅家毫无瓜葛。当人们对“自绝于人民”的傅雷一家避之惟恐不及的时候,她却站出来,收存了傅雷夫妇的骨灰,为此她差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文革”之后,傅家不忘她当年的正义之举,总想找机会报答,她却说:“我与傅家毫无关系!”她表示,傅家的感谢只会使她“窘迫和难堪”。她说:“并非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必须酬谢或以语言表意,处理某些事情的最好办法,莫过于顺其自然。我需要什么?我所要的是:自尊,一个女孩子(别管那女孩有多老)应有的自尊。遗憾的是并非每一个人都懂得这一点。”

在物欲横流的今日,70多岁的她安心过着简朴的日子,她说:“我在这块土地上度过了童年、青春,看尽了、尝够了不同的人对我的明嘲暗讽,偏偏我的敏感自尊又是倍于常人。然而我愿宽恕他们。因为人总是这样的:活在物质的空间中,便以物质的眼光估价别人、估价一切。他们不知道人赤身来到这世界,人的灵魂是等价的,也许大总统的灵魂比倒马桶的更廉价,如果他的心灵丑恶。可惜,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想到这一点。如今我已到了这样的年岁,虽非日薄西山,却也桑榆在望,只求宁静,此外的一切,我都无所谓了。”

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说:“自由不是一套哲学,更不是一个想法,而是我们良知的一种运动。它会发出两个单音节词:是、否。它们即兴的简洁,像闪电的光芒,刻画出人性的矛盾。”

人因为拥有自由,所以才会高贵。这不是说自由就等于高贵,而是说,在一个人依愿而行的自由选择中,可以显示出他的高贵。

纸春秋
路也专栏

果果她姑

如今,作为果果她姑,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恨大气污染,恨食品添加剂,恨不安全的奶粉,恨甲醛超标……

路也,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

12年前,我妹妹生了个女孩,叫路路,我就成了路路她姨。2011年10月28日那天早上8点零1分,我弟媳也生了小孩,还是一个女孩,叫果果,于是我又成了果果她姑。确切地说,是成了果果她大姑,因为除我之外,我妹妹是果果她二姑。

果果这个名字是由我妈也就是果果的奶奶起的。“果”是象形字,这个字里包含了“木”字,它的繁体写法或许还要有个草字头吧,同时,这个字里还有着一个又一个的“口”字。小孩子属兔,兔子是草食动物,有了草和木,就不缺吃的了,而“口”字表示一个又一个的洞,狡兔三窟嘛,而她这只小兔可不止拥有三个窟,反正是不缺房子住了。“果”这个字真是可爱,越看越像一个娃娃正面站着或正面躺着的模样,有圆圆的脑袋,有伸开的胳膊,有腿脚,好像还穿着喇叭形的小裙子。

我和我妈每天最大的乐趣是打开电子邮箱去看我弟弟从另一城市发来的果果的最新照片。最近我在家里说话时不再使用代词“我”了,而喜欢将这个第一人称改换成第三人称,我喜欢说“果果她姑上课去了”、“果果她姑回来了”、“果果她姑要睡觉了”。以自家小孩子为坐标来决定我的位置或称呼,我是十分愿意的。姨或者姑,都是一样的,都是“aunt”,在这个问题上,英语既客观又公正。

在一个历来把生儿子当成头等大事的民族,很多人家有了儿子便觉得了不起,那种光荣和自信不亚于一个国家有了航空母舰。如果儿子相当于航空母舰的话,那我们家一个又一个女儿相当于什么呢?只好相当于宇宙飞船了。

我们家有没有祖坟我不知道,就算是有,我也不晓得在哪里,当然更不曾去过。但在我的想象中,那里风水好得都冒青烟了,所以这个家里才会一个女孩接着一个女孩地出生。她们无比美丽,浑身上下春意盎然,在出生的时候,就是剪断了脐带,恐怕也能顺便打成一个蝴蝶结。没错,路路和果果,这两个女孩是这个家族正宗且嫡系的香火,DNA编排成彩色螺旋,将遗传指令复制并传递下去,让母系血缘像黄河长江一样长流不息。在我的祝福里,她们不会受《论语》和《孟子》的管理,除了大自然和全人类的韵脚,什么都不必去押,她们长大以后,不做王后,只做女王,永远都姓自己的姓氏。是的,在这个世界上,她们理应只懂得一种炼金术:自由。

据说果果出生时很争气,用了十个小时,使出全身力气拼命地从她妈妈身体里往外冲,要到这个世界上来,在最后关头,也不肯服输,终于避免了剖腹产。在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果果正式向世界报到。我坐火车到达时,果果大概是冲锋冲得累了,躺在小床上睡着了。她看上去挺稳重挺深沉的,真不愧是个天蝎座。我上网查了一下,她跟比尔·盖茨同一天生日。

现在果果还不满百天,但已经看得出来是一个文静而不失活泼的小女孩了。虽然人家的意识还停留在“有奶便是娘”的认识水平上,但从来没有嫌弃过食品单调,只是一个劲地吃奶。除了吃奶,就是睡觉,别无所求。等吃饱了睡醒了,就一个人躺在那里盯着布娃娃和气球看个不停,等看够了,就细细研究自己的手脚,瞅上一阵或含在嘴里吃上一阵。她没把那手和脚当成她自己的,偶尔还会莫名其妙地笑起来,反正永远不会对大人胡搅蛮缠。于是全家都夸果果人品好。

就在为果果的出生举手加额庆之的时候,家里的人听信了来自外面什么人士的建议,商量着落户口时把果果的生日10月28日更改成8月28日或者更早一些,这样可以早一年入学。因为如今小学入学年龄总是以每年9月1日为界线,生在9月1日之后的孩子不得不等到下一年才能入学。

我坚决反对这个耍小聪明的急功近利的主意。食品如果胡乱标注生产日期,故意提前或拖后,我们肯定不愿意。一个人一出生就携带上一个谎言、一个假的生产日期,随便更改上帝发来的信号,上帝肯定会不高兴的——而上帝让一个人在某一天出生必有深意。再者,孩子总要离开父母去独立生存,宁可晚上一年学,让孩子的童年尽量长些,多陪父母一年,晚一年进入那扼杀天性的没有创造力的教育体系,有何不好?我们要的是健全而真实的人,而不是生存竞争机器,绝不能以追求GDP的方式去培育孩子。人生本来也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谈什么起跑线和输赢?难道全国9月1日之后出生的小孩,都要去改生日吗?中国人为了某个政策都得被迫出生在9月1日之前吗?长大以后如果某个事件要求出生在某某年9月1日之后,再去改回来吗?生日和姓名会对人形成某种心理暗示,名字只是一个人为的记号,起名尚且要慎重,生日作为一个人的天然记号和生命密码,更不能胡乱改动。身份证和护照要伴随一生,时刻携带着,如果每次一掏出来,就看见上面写了一个谎言,这对人格塑造很不利!美即真,真即美,没了真,就没了美,什么都没有了。

我将我的意见以手机短信群发的形式发给每个家庭成员,他们收到我的“家庭社论”通稿之后,起初并不回复,于是我继续往每个人手机上发送“告全家书”,狂轰滥炸了两天,终于使大家幡然醒悟。大家最后一致决定,要以真实生日去给小孩落户口。就这样,果果她大姑赢了。

如今,作为果果她姑,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恨大气污染,恨食品添加剂,恨不安全的奶粉,恨甲醛超标,恨农产品中的生长素和农药使用过量,恨砍伐森林,恨开发商乱盖楼房,恨地沟油,恨交通混乱,恨沙尘暴,恨贩卖人口,恨儿童行乞,恨大众传媒里的色情和暴力,恨男尊女卑,恨虐待动物,恨校车事故,恨滥用抗生素,恨分数至上,恨潜规则,恨核辐射,恨战争,恨地球变暖……所有这些原来就恨的东西,而今又进一步加重了恨的程度。毫无疑问,这都是由于果果的缘故。没错,果果她姑越来越不能容忍哪怕一丝一毫危害儿童以及对儿童的现在和将来不利的事物。是的,由于果果的缘故,果果她姑想改变世界。

江湖再见
韩松落专栏

一间好评很少的淘宝店

像一间定位模糊的淘宝店,今天卖婴儿用品,隔天抛售枪支弹药;今天给动物捐款,明天贩卖熊胆制品……

韩松落,西北人,居河北,写专栏,做小说,看电影,用文字使生命纹路繁密,用影像使人生体验增值。

每逢奥斯卡颁奖,我们都得痛一次。今年也不例外,《赛德克·巴莱》、《桃姐》、《金陵十三钗》,都已和最佳外语片无缘,冲奥梦再一次落空。距离《卧虎藏龙》成为最佳外语片,已经11年过去;距离《英雄》获得提名,9年过去。显然,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华语片站在奥斯卡面前,奥斯卡依然“不认”。

分析结果,寻找原因,是必然步骤。文化隔阂、发行不力、价值观差异,被再次提出,影评人罗伯特·罗森说得异常质朴:“美国观众不喜欢字幕电影。”网站的奥斯卡电影专题也总结得有理有据,很少有国家在这十年里得到过两次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最近3年拿下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国家中,丹麦上次获得奥斯卡奖是22年前,阿根廷是23年前,日本距离上次获得奥斯卡奖更是52年前的事了。”跟他们相比,无论11年还是9年,都不算漫长。

不管跟谁比,不管有什么偶然或者必然的理由造就了这种距离,我们都得承认,输出价值观,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不论是一个国家、地区,抑或个人,拍了十年坏电影的,不会突然凤凰涅槃一般拍出惊世佳作;只拍了一部好电影的,也不大可能立刻就获得全世界的肯定。导演的技艺和能量,需要磨练和积淀;作品能否赢得关注与肯定,也得靠日积月累。马太效应,其实是铺垫许久之后的总爆发。一间只有一颗红心的淘宝店,即便偶尔有价廉物美的好货,但在它那凄惨的信誉值面前,再是购买心切的顾客,也会望而却步。若想冲钻冲冠,要靠一件件货品的口碑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就的。

《雨果》未必有那么好,《艺术家》也并非神作,但他们已经完成了信誉积累期,大可以躺在五颗皇冠上享受累积效应。而我们之所以距离奥斯卡越来越远,是因为我们做的,不是积累信誉、口碑建设,而是对信誉值的无休止破坏,是努力树立质量很低的自我满足。少部分影人努力,抵不过更多影人的信誉破坏。华语电影,是一间差评不断增加的网店,有好货,也被更多的坏货拖了后腿,整体水平和印象分数,都在不断降低。

更重要的是,华语电影欠缺一种心口一致、前后如一的价值观。每一部电影的价值观,都是旁逸斜出、支离破碎的,所以,每有新片出来,观众都需要重新梳理一次价值观。在这一点上,也像一间定位模糊的淘宝店,今天卖婴儿用品,隔天抛售枪支弹药;今天给动物捐款,明天贩卖熊胆制品,久而久之,观众的印象就被撕裂了。

所以大可不必将中国电影的落败提到文化仇视的层面上进行解释,奥斯卡并不排斥中国制造,与美国亲近与否不是选片的最重要标准,否则无法解释伊朗电影《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在本届奥斯卡受到的礼遇。只可惜,他们眼中的中国制造的皇冠产品,是猪肉锅贴、上海浓汁龙虾配白饭、香菜竹笋焖羊肉和杂技《蹬人》——它们已经经过了长期的系统的信誉考核,而且几乎没差评。